

鳳鳴安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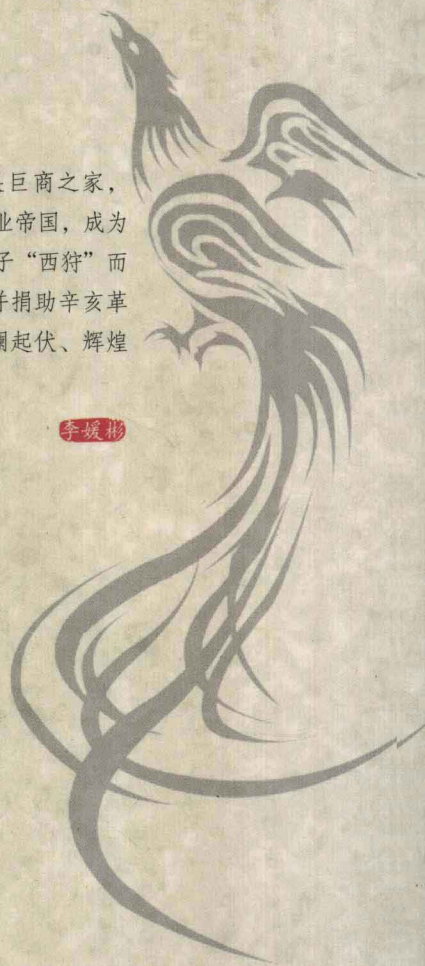
一品护国夫人的传奇人生

李媛彬 著

一位名门闺秀，为病重夫婿冲喜嫁入安吴巨商之家，孀居后从危局困境中挺立起来，发展壮大她的商业帝国，成为一代秦商女杰；她扶危济困享重誉，更因捐助庚子“西狩”而被慈禧认为干女，获封一品护国夫人；她同情并捐助辛亥革命，最后在清王朝颓败大势中，走完了自己波澜起伏、辉煌传奇的一生，可谓近代中国向现代转型的缩影。

李媛彬

新华出版社



凤鸣安吴

李媛彬 著

一品护国夫人的传奇人生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鸣安吴/李媛彬著.——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011-9852-8

I. ①凤…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4580号

凤鸣安吴

作 者: 李媛彬

插 图: 刘永杰

责任编辑: 李 成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中财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mm×980mm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852-8

定 价: 48.00元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3969

1	◆	第一章 周家有女初长成
22	◆	第二章 成婚安吴
35	◆	第三章 妙龄寡妇
53	◆	第四章 危局困境
80	◆	第五章 收养子持家立制
114	◆	第六章 管家离走
129	◆	第七章 兵匪奇遇
162	◆	第八章 涂县令与二品夫人
202	◆	第九章 商道远行
263	◆	第十章 覆荫水榭
289	◆	第十一章 一品护国夫人
324	◆	第十二章 表叔革命
352	◆	第十三章 家殇情残梦难断
375	◆	第十四章 大风挽歌
380	◆	余音遗韵
385	◆	后记





第一章
周家有女初长成

1

她降生人世时就带着某种神秘，而这预示她一生际遇的离奇和非同凡响。

一八六八年秋冬，陕西关中遭遇大旱，连续四个多月星点雨雪未见。眼看小麦种子下地出不来苗快要旱死了，还到处尘土飞扬，原野一派干枯焦燥肃杀景象，乡村堡寨的人们聚在一堆儿唉声叹气，第一句话就是：“唉，这老天爷还不下雨，明年生生又要饿死人咧！”接着就有人凑钱请来法师，摆上香火神案祈雨。可是，又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星雨片雪未落，只有凛冽寒冷的西北风，日夜不停地呼啸着扫过田园房屋瓦舍和一双双渴盼的眼睛。

这年，位于关中渭北平原孟村的周家，更是上下心急如焚，烦躁不安。少夫人要临产了，预产日期过去快一个月，阵痛也时有发生，可就是不见生产，老太爷专程从京城赶回老家想等个喜讯儿，这一等就是一个个月。这个儿媳是他亲自为小儿子继成挑选的。五年前，身为刑部侍郎的周伯恒和刚刚从扬州盐运使调任户部侍郎的陈正方在京城相遇，两人本是故交，都是当年同在殿试中被点的进士，遂一见如故，许了儿女亲家。于是陈慧如，一个如花似玉的扬州姑娘就嫁给了陕西渭北孟村的周继成。周家耕读传世，儒商持

家，是方圆百里声名显赫的大户，可当他们欢天喜地办完婚事一年后，一个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地笼罩着这个家。少夫人慧如相继生了两胎男婴，第一胎生下就没有呼吸；第二胎生下来没有哭声只有呼吸，不到一个月又夭折了，慧如哭得昏天暗地，死去活来，身体更加虚弱。整整两年，她几乎天天是在礼佛诵经中度过。直到这年，她身体终于好起来，又有喜了，且总感觉与前两次怀孕不同，好像浑身有劲，面色也红润，可快到生产了，却……

慧如的贴身女佣刘嫂，是一个瘦瘦的十分精干的女人，十岁时就到陈家府上，当时慧如只有七岁，两个人像姐妹一样一起长大。这些日子刘嫂夜夜守在她房中，急得满嘴起了火泡。

冬月二十九日这天，慧如性情异常烦躁，坐卧不宁，松散着发髻在房中吃力地踱着步子。她拉着刘嫂的手，流着眼泪说：“刘嫂，你说这娃是不是知道外面正闹旱灾，不愿到这世上来呀？前两个娃出生时风调雨顺的还折了，这孩子遇到这样的天时，我真的有点害怕。”刘嫂挽着她不停地安慰：“少夫人您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子时，慧如忽然有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阵痛，刘嫂急忙打开门叫醒住在西厢房里等候多日的两个接生婆子和几个丫鬟。可刚一开门就被惊呆了，只见院落、房顶、花墙……凡眼光能及之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挂在东西厢房屋檐上的两排亮光闪闪的红灯笼，也伴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轻轻摇曳着。“多美呀！”刘嫂不禁轻叹一声，这是她跟着小姐全家从扬州迁来此地，这几年里看到的北方最美的风景，真是一点不比扬州的明月夜差！

两个接生婆子和丫鬟们已经端着早已备好的热水、包裹等急步进了屋，中院的门大开着，厅房里传来老太爷和少爷继成清晰的咳嗽和讲话声：“瑞雪兆丰年！继成呀，我看这是个好兆头，你媳妇这娃生的是时候……”

“咯哦！咯哦！”一个健康粉嫩的小生命降生了，刘嫂奔跑前厅报告：“老太爷、少爷，少夫人生了。”

“男娃？女娃？”父子俩同时从座椅上起身急问。

“女娃，母女平安夫人好辛苦，现在睡着了。”

老太爷拍拍儿子继成的肩：“这娃的嗓门蛮亮的，不管男娃女娃，只要健康就好。”说完就转身往自己的院落走去。继成看着父亲的背影呆站着，

他只记得父亲说，这娃嗓门儿蛮亮的，健康就好。前两个娃出生时，他一个人也是在这间屋子等候消息，可孩子降生的哭音他一点也未听到；这回，也许真像父亲说的是个好兆头，绝不会再发生那样悲惨的事儿了。按照风俗，再有三夭，他就可以进月婆子的房间看他的夫人和女儿了，可他这会儿能做什么呢，眼看天就要亮了，想着想着，忽然想到还有件“挂红”的风俗，刘嫂是南方人，可别给忘了。于是他走出中厅，朝正在后院忙活的刘嫂喊道：“你们别忘了挂红的事！”

刘嫂早已把几块红布准备妥当了，她在夫人的房门上挂了一块，又熟练地穿过前三个院门来到大门口。守门的车夫王顺早已挪开了顶门杠，给她拉开了门闩。天色已微微见亮，外面风雪交加，刘嫂却没有一丝寒意，她心里暖暖的；王顺帮她打灯笼照着，她站在一条木凳上，很快将一条三尺长的红布拴在门楼西侧的框檐上。当她跳下木凳一转身，却惊得大叫一声差点晕了过去，只见在门楼东侧大石狮旁边的石板上，一位僧尼一动不动地盘腿坐在上面，听到她的叫声轻轻抖了抖身旁行囊上的雪花，站起身双手合十点头施礼：“阿弥陀佛。施主莫怕，贫尼为千里之缘而来，只是要见尊夫人，贺喜得女公子。”

王顺急忙扶起刘嫂，灯光下，刘嫂很快镇定下来，朝那尼姑望去，又是一惊，那右眉端黄豆粒大小的一颗暗红色的痣和那清秀的脸庞是多么熟悉啊！这分明是七年前她和小姐慧如在扬州大明寺遇见的那个妙静师父嘛！刘嫂禁不住想起了往事……

刘嫂生长在扬州城郊一个小商贩家庭。十岁那年，父母因急性疟疾相继去世，留下她和年过花甲的奶奶，艰难度日。一天，奶奶给她换了新衣服，拉着她的手说要送她去一大户人家去侍奉七岁的小姐，要她一定听话，学勤快些，她只是含泪点头，紧张得一句话也没敢说。等到了这户人家见了老夫人和小姐后，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老夫人看她时的眼神很和善，说话声音不大，一一教给她白天怎样陪小姐学习琴棋书画，晚上怎样伺候小姐入睡。因幼年时读过书，加之聪明懂事，她与小姐相处很好，深得老爷夫人欢心。时任扬州盐政的老爷陈正方，是当时扬州城出了名的才俊，家中常常是高朋满座，鸿儒相随，只可惜人到中年膝下只有一女，却因深爱夫人不愿续

弦。从女儿十岁那年开始，每月的初一、十五他都要带着夫人和小姐去大明寺烧香拜佛，一开始还是想求得贵子，后来，这位陈大人便是与和尚参禅论道了。他与寺院里的一位得道高僧慧明大师成了忘年交。

七年后的一个春日，扬州城沐浴在明媚温暖的阳光中，尽显着千姿百态和独有的风情，陈正方一家又兴致勃勃地来到大明寺。他们在几个大殿烧香拜佛后，便径直往慧明大师的禅院走去。穿过一片竹林和两个小院子，慧明大师已双手合十，站在门口等候，大家也都双手合十：“阿弥陀佛。”

禅房里安谧清静，飘有一缕缕淡淡的檀香，正中间供着几尊佛菩萨，宝象庄严而慈祥。陈大人与慧明大师一接谈，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谈经论道了。

慧如碰了碰身边的刘嫂，示意要她陪着出去玩儿，刘嫂给她使了个眼色，指了指坐在靠里边的夫人，慧如过去趴在母亲的肩上耳语了几句，母亲转过脸，轻声说：“就在院中看看，不要跑远了。”

“嗯，知道。”慧如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刘嫂的手跑出了禅房。

这座禅院坐北面南，西边是很高的围墙，墙外还是寺院所属的地方，南边和东边是低矮的花墙；从西墙角至院子中间是一个漂亮的花园，有趣的是，有一湾清凉的小溪源源不断地从西墙角冒出，经过花园又从东墙根流了下去。两个女孩子被吸引了，她们穿过东花墙月亮门出去寻找那小溪的流向，穿过一片竹林后终于找到了。原来，那小溪从地下穿过竹林，汇入了一座院落门前的小河，这院落好像是寺院的客舍，是专为外地云游来此的大德高僧准备的。院门开着，却不见一个人。慧如看见院子前边的小河岸上开着很多好看的野花，就要刘嫂陪她采摘。

“老夫人不许咱们走远的。”

“就采那几朵紫色的花，咱们就回去好吗？”慧如央求着。

于是两个人就跑进院子，蹲在小河岸边采野花了。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忽然，两个女孩被身后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急忙转身站起来。一位长得很好看的尼姑师父，正慈眉善目地对着她们俩念念有词。

慧如急忙扔掉手里的花：“师父，我们以为那些野花可以采，我们错了，不采了。”说完就想离去。

“施主请留步，贫尼不是来责怪你们采花的。”尼姑师父面对慧如：

“施主今生慧根不浅，佛缘亦重，有来日得贵子之相，姻缘尚在千里之遥的北方，阿弥陀佛。”说完就转身走了。

刘嫂清晰地看见那尼姑师父清秀的脸庞和右眉端黄豆粒大的暗红色的痣。她看小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发呆，知道她一定在想“姻缘尚在千里之遥的北方”这句话，便拉了小姐的手边走边说：“别信那尼姑的话，小姐怎么可能去北方呢？”

回到禅房，老爷夫人见小姐呆愣愣的，一句话不说，问了起来，刘嫂便把刚才发生的事儿说了。慧明大师笑着告诉大家：“那僧尼可能是来自陕西嵯峨山的妙静师父，别看她年纪不大，道行却不浅，这也是女公子的缘分吧！”

事情还真被妙静师父言中了。第二年春，陈正方调任户部侍郎，举家由扬州迁往北京。多年故交、时任刑部侍郎的周伯春，知道这个消息专程往府上拜访，所巧的是，十八岁的小儿子继成正好来京城打理生意，被父亲带着一同去了陈府。继成长得高大魁梧，知书达理，给人以敦厚可信之感，刚好比慧如大一岁，这陈正方还就一眼看上了继成，就这样赶春节他们就完婚了……

“阿弥陀佛，施主莫疑惑，一切皆因缘起，带贫尼去见少夫人吧。”妙静师父见刘嫂站在门口发愣，就催促道。

“好，好，师父你可真神呀。”刘嫂一边上前挽着妙静师父往院子走，一边不由自主地嘟囔着。走到少夫人门前，师父示意刘嫂先进去打声招呼：“这时候，身子最虚，别惊着她。”刘嫂进屋见慧如面带笑容正看着身旁熟睡的小千金呢。

“好我的少夫人，天都快亮了，你刚生完娃，不好好睡一觉，还在那儿高兴呢。”

“我睡不着。”

“那正好，有远客来看你。”

“谁呀？看你神秘的样子。”

“十年前在扬州大明寺相遇的妙静师父，你不也一直想见她吗？”

“快请师傅进来，快请！”慧如边说边欠起身子。

只见妙静师父双手合十飘然而至：“阿弥陀佛，恭喜夫人喜得女公子，贫尼所来为传善缘，”说着从随身的一只布袋里拿出几包药丸和药粉送给慧如，“这是给你和女公子的药，月子中服下，能保你母女身体安康。”

慧如有点激动，似乎又勾起了以往的伤心事，眼眶里泪花闪闪：“谢谢师父，慧如这一生都忘不了您，可我还是有事想问师父……”

“夫人不必再问了，你所受苦痛，贫尼都知道；那是你的劫数，今女公子非男身而令你困惑对吗？”

慧如连连点头：“那就请师父为小女子赐个名字吧。”

妙静轻轻掀开被角静静地看了小千金道：“就叫若云吧，‘若’取自《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寓无穷智慧之意；‘云’取佛法如云、覆荫万物的意思。女公子与我佛有缘且得天相而大贵，来日定能掌智慧之剑，立丈夫之志，扬门庭之光，行大义之举。好了，贫尼多言了，告辞。”说着起身就要往外走。

慧如急忙道：“这么冷的天，师父用完斋饭再走吧，师父，您不用斋饭也该告诉我您的去处吧！”

“贫尼在嵯峨山洗心茅蓬修行，来日有缘再见吧，阿弥陀佛。”妙静师父一边说着一边退出了慧如的卧房。

这时刘嫂正好从偏院的厨房过来，背着刚刚给师父准备的一袋子粮食和斋饭，送师父到大门口。大街上已经有很多早起的人开始扫雪了，一群孩子在嬉笑着堆雪人、打雪仗。师父接了粮食回身叮嘱刘嫂，一定记着让夫人和孩子在月子里把那些中药服用了，说完就飘然消失在茫茫雪雾中了。

这场雪，像是故意给人们展示她的瑞气和吉祥，竟不紧不慢、洋洋洒洒地下了整整八天，雪层堆积一尺多厚，满山遍野银装素裹。这可是渭北平原几年来见到的最好的一场雪啊！

如果不是这场大雪，如果妙静师傅没有在这样的日子来到周家，那么，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女孩子的出生，普通得不过如谁家中添置了一辆马车，可周家的千金小姐那可是跟这场瑞雪同时降生的，何况那个在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妙静大师，经常云游在外，多少人拜望无缘一见，竟然在那么一个风雪

交加、天寒地冻的夜晚从三十多里外的嵯峨山赶到周家给小姐送药赐名，这都是巧合吗？于是关于孟村周家小姐若云的出生便有了几分传奇色彩，并且在方圆几百里、在这块黄土地上久久为人传说。

2

自若云出生后，慧如的身体一年好似一年，不再像以前那么虚弱了。周家在全国各地几十家店铺的生意也更加红火。周继成常年在外忙生意，一走就是一年。这年刚入冬，他在汉口木材店打理好事情，吩咐身边的人，收拾行李，提前赶回家，给女儿过生日。一晃女儿都六岁了，夫人多次催促他给孩子找位好先生，可他总觉得女孩儿家没必要，将来找个好人家嫁了就算交代了。近日，不知咋回事，他在汉口总是心神不宁，夜里老做梦梦见女儿那小小的可爱的脸庞，好像没长大，还是月子里的样子，这让他很是纳闷，他不想像往年那样等到过年再回去，赶农历十月就回到了家。

这天，夫人正在中院书房里教若云弹琴，猛一抬头，看见老爷正笑嘻嘻地站在身旁，吓了一跳：“啊，你啥时回来的，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吓我一跳！这刘嫂咋也不见……”

继成一摆手：“是我不叫她言传的。”说着便躬身从椅子上抱起了小若云，若云乖巧地叫了声：“爸爸。”“哎！”继成一阵激动，忽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许是触景生情感叹人到中年却膝下无子，也许是被女儿的叫声呼唤出了他内心渴望的那份亲情，也许更多的是小若云那红扑扑的小脸，那双晶莹得几乎能透人心扉的眸子所给他的触动吧！他发誓般地想：女儿这么纯洁、明亮且透着聪慧的眼神，是他活了这么大岁数以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过的，他一定要告诉夫人自己的想法。于是他把若云交给刚刚进来的刘嫂，转身拉着慧如要去卧房。

当着刘嫂面，慧如不好意思，脸微微泛红，边走边嘟囔着：“有啥话，非要去卧房说。”到了卧房，继成转身关上房门，慧如的脸更加红了：

“我说老爷，这大白天的，你……”

“慧如，你发现咱女儿的眼形和眼神了吗？眼长而秀，黑白分明，小小年纪，眼睛像会说话似的，你说那是不是就是古人说的龙目凤睛的贵人相呀？”

夫人听他说完不禁笑道：“我以为你要干啥呢，就这事儿，至于这么神秘吗？”

继成看慧如不以为然的样子，急道：“我可是跟你说正事儿呢！这次回来，我打算正式给若云请一教书先生。泾阳县城东北十里地的刘家村，有个刘洪铭先生，人称刘秀才，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儒士，学识渊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就是屡考不中；听说好不容易三年前举人得中，可因其性情桀骜得罪了一官员，又一次名落孙山，此后便待在家中读书，不再登考场。”

慧如看继成这么一本正经地跟她说给女儿请先生的事，心里高兴，这是她多时的心愿，可表面还是没有流露什么，她知道继成一直希望她能再给他生个儿子，可这只能交给天意了。她起身，拿起方桌上的茶壶给丈夫倒了杯水，又坐下来轻声问：“这样的人一般都有志向，能甘心给咱女儿当先生？”

继成边喝水边说：“所以我打算明天带你跟若云，一起带上厚礼去他们家拜师，好叫他有足够的面子嘛。”

慧如激动地望了一眼丈夫：“你一路奔波，刚刚回来就操心若云的事，我去叫人给你生火炉，烧洗澡水去。”说着便打开卧房门往院子走去。

第二天一大早，继成夫妇带着女儿乘木轮大马车，往泾阳县城东北方向的刘家村赶去。车上带着拜师的礼品：十斤大肉、十斤挂面、五十两银子、一匹绸缎。快正午时赶到了刘家村，在村子西口，车夫王顺停下车来，去路边一户人家打问到刘先生的家在村子西头的两棵大梧桐树后面，赶着马车进了村子。继成跳下车子跟在后面走，一会儿就找到了那两棵挺拔参天的梧桐树；两棵树像两个高大魁梧的巨人，静静地守护在这户人家的院门两旁，把本来就不太起眼的院落门楼映衬得更加矮小破旧。

“刘先生在家吗？”继成夫妇和女儿一边敲着门，一边朝院内喊着。听

到里边好像有了动静，却不见有人来开门，发现门虚掩着，便轻轻推了一下，门开了，便往院子走去。这是一所坐南朝北的院落，进得院门，两边是低矮的院墙，西边是两间厦房，房上冒着炊烟，可能是厨房，正对院门的是三间宽的庵间房，一明两暗。庵间房正门里一侧的窗户下有一个小火盆，旁边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怀里抱着个四五岁的男孩儿，嘴里不停念叨着、哄着，孩子边哭边擦眼泪。

继成走到正房门口朝老妇人施礼道：“老人家，请问刘洪铭先生在家吗？”

“啥先生，不知道那狗东西死到哪儿去了，娃都没啥吃的了他也不管。”说完头也不抬气呼呼地继续哄着孩子。这时从厨房走出一位三十多岁的妇人，清清瘦瘦的样子，手里拿着块蒸熟的红苕递给了老妇人，“妈，先给娃吃个红苕吧，你甭生气。”说着转身对继成一家微微一笑道：“对不起，客人，你们回去吧，我知道你们也是来请他给娃当先生的，他不会去的，这几年多少人来请他都不去，我和我妈再劝说也没有用。”

“能让我们见见先生吗？”继成道。

“已经出去两天了都没回家。”

“去哪儿了？”

“谁知道呢！”

慧如走到这妇人跟前：“嫂子，就麻烦你告诉我们吧，我们一大早起赶了几十里路才好不容易找到这儿。”

“唉，那你们就去泾阳养济院看看吧，他经常去找一真大师。”

“好，谢谢！”当慧如和继成转身告辞时，不约而同都看到了堂屋中悬挂的一幅中堂，两边对联是《红楼梦》中的两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间是一幅水墨画，一只猛虎静卧在茫茫云海之中。刘夫人见他们关注那画，上前说：“那是他自己作的画。”继成不禁暗叹这刘先生的傲世胸怀。这时，王顺已按主人吩咐把“拜师礼”全搬进了院子，刘夫人起先不肯留，耐不住继成夫妇再三劝说，便不再坚持。

继成一家又马不停蹄地往泾阳县城的养济院赶去。这养济院原名叫养疾院，始建于唐朝，在泾阳县城西南隅内角门处，方圆六百亩地，坐南向北，

大门楼悬有长方形匾额，上刻隶书嵌金“养疾院”三个大字；内有二门楼、过庭、正殿、偏殿、书房、陪房、养病室、花园等建筑，并布置有树木花草、跨池石桥、亭台楼阁、山峦水瀑，景色宜人。正殿供奉着药师佛，从前邀请了众多有医技道行的道医、僧医，在此为皇亲国戚医病疗疾，讲论养生之道。在后来的数百年里，养疾院不再为皇家御用，仅靠官府和当地一些大户的支持供给维护着，成了方圆几百里老百姓治病问药的福利院。僧医们给前来求医的贫苦百姓施药不取分文，还经常外出巡诊，给民众讲解一些防病知识，介绍治疗的土单方，还经常收养贫困无依无靠之人，予以调养看护并施以口食药饵。长此以往，养疾院被民众称赞成“养济院”，也有叫“孤贫院”的。只是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近年来，官府自顾不暇，早已不能供给，真不知这养济院近况如何！

若云刚出生不久，慧如曾听继成讲起过养疾院的事，当时就曾想让继成带她去看看，只因身子虚弱没敢外出。后来，因继成长年在外忙生意，也一直顾不上带他去，却一直记挂着。今天要去养疾院找刘先生还真是碰巧成全了心愿。她和继成一样，对养疾院远不止好奇而已，她觉得那个地方所蕴含的善良和美德也应该有他们周家一份。追溯养疾院更远的历史，她曾听继成讲过一个美丽的传说，并且至今还记得继成讲那些传说时的一脸的骄傲。

在离此十多里的寒山谷口有个仙发村，传说是当年轩辕黄帝升天之地，黄帝采铜于寿阳山，铸鼎于荆山（即嵯峨山与北仲山交界处的寒山谷口），鼎成而崩，留下仙方为后人疗疾。

据史载，黄帝出生于岐山，与炎帝同是少典之子。为了选择更为理想的建国立业之地，他曾率部沿渭北山塬一直向东进发。当行至嵯峨山谷口一带时，黄帝被这里特有的田园沃土和风光所吸引。远古时期的谷口一带，山川秀美，物产丰富，野牛野羊成群，各种野兽自由出没，野果满山架岭，河水清鱼肥……正是发展农耕和捕鱼狩猎的最佳所在。谷口山势险峻，谷口内是茫茫无际的原始森林，谷口外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嵯峨、仲山恰似两个巨大的龙头，一头扎入响龙潭中，像两个巨大的天然屏障，守护着关中平原的北大门，这真是一块理想的风水宝地，也是屯兵筹粮、抵御外敌入侵的好场所！

黄帝在这块土地上流连忘返，最后决定将族人留在这里，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以图发展。数年以后，黄帝族人及嵯峨山人在黄帝的率领下，养蚕织丝、狩猎驯兽、捕鱼捞虾、垦荒种田……辛勤劳作，过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有吃有穿的自由生活。其时，南方却是另一番景象，部落首领蚩尤为人暴虐，食人肉、饮人血、屠杀无辜生灵，兼并诸侯，企图一统华夏，曾与黄帝征战多次。黄帝败北，只是凭借着嵯峨山的有利地形，才使得蚩尤不敢贸然进犯。

此年，黄帝闻讯蚩尤又来侵略，便与炎帝联手，在嵯峨山前摆开战场，要与蚩尤决一死战。黄帝人马虽然冲锋在前，奋力杀敌，怎奈蚩尤族人面兽身，力大无穷，刀砍不入，枪扎不进，黄帝又败，而且部落死伤惨重，黄帝爱妻嫫祖也在这次战斗中丧生。黄帝率残兵向寒山谷口内艰难地退却，蚩尤犹追不舍。忽然满山乌云骤起，天昏地暗，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乱石翻滚，蚩尤被迫退兵。

据传，黄帝兵败嵯峨山后，一路跋涉，来到了平凉的崆峒山十万沟，重整旗鼓，招募和训练兵勇，立志要消灭蚩尤。经过较长时间精心练兵，黄帝与炎帝的人马已有十万之多。黄帝下令捕杀虎、豹、熊、黑这四种猛兽，然后把十万兵勇分成虎军、豹军、熊军、黑军，分别穿上各自的兽皮，组成方阵，乐师伶伦又用牛皮制作了四百面战鼓，一敲起来，惊天动地。

一切准备就绪，黄帝便率部原路返回嵯峨山，又东渡黄河抵达中原涿鹿。黄帝与炎帝带头向蚩尤阵地冲锋。四百面牛皮鼓，如山呼海啸一般一齐敲响，当蚩尤看到虎、豹、熊、黑四军向他们冲来时，以为是天兵天将下凡，顿时乱了阵脚，黄帝乘胜追击全歼蚩尤军队，蚩尤被擒而杀之。

这一仗，黄帝不仅巩固了中原，还收复了南方。

经过数十年的东征西讨，黄帝终于一统天下，当众诸侯推举黄帝为天子时，黄帝怎能忘记曾经给予自己以神奇力量，而且又令他痛不欲生的嵯峨山呢？在这里，黄帝不但躬耕农亩，行围狩猎，挥戈上阵，还与仓颉研究、创造文字；与大臣大挠一起制定了天干地支，用来计时，并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三个月为一季，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农耕有了规律；与岐伯一起编著了医书《黄帝内经》，用来给百姓治病。

此后，神州大治，黄帝心潮起伏，决定铸鼎铭志，祭祀天地，感谢上苍帮助，而在铜鼎炼成后，他回到仙发村的家里，留下厚厚一沓咒符告诉臣民说他要乘天龙而去了，这册祝由科符可为后人疗疾之用，说完，只听“轰”一声，一条黄色的飞龙自天而降，托起黄帝就向天上升腾而起，群臣百姓见状跪地洒泪苦苦相留，却无济于事。有七十多位大臣扯着黄帝的衣服和飞龙的胡须、龙爪不放，也被带到了半空，一时间仙发村哭声震天。飞龙在飞到陕北黄陵县上空时忽然一边摇摆着一边加速飞升；黄帝怕伤着自己的臣民，忙丢开衣冠和鞋，大臣们以为黄帝被拉下留住了，都纷纷随之而落，下来才发现是黄帝的衣冠，而黄帝已随飞龙上天成仙了，于是他们就把黄帝的衣冠就地掩埋了，故命名这里为黄陵县。

而留在仙发村的朱砂咒符即祝由科符就成了这一方土地上用来去病疗疾的法宝。后来不知是谁将这些咒符汇著成了一本小册子《礼遇十三科》。于是从这里流传出了“家有十三科，看病不用药”之说，也是从这里走出很多潜心修炼的隐士、悬壶济世的高人，一代一代沿袭，直到唐代鼎盛期，皇家出资大兴土木修建了养疾院，将这一方的道医僧医都招募来此。

冬天的路面总不见平坦，坑洼处还结着一层薄冰，大木轮马车在上边咔嚓、咔嚓地滚动着。若云已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王顺一边赶着马，一边小声哼着一段秦腔，忽然一抬头朦朦胧胧见太阳已在头顶了，他轻轻敲了两下车厢：“老爷，夫人，已经晌午了，咱们马上就到县城了，您看是去咱家的绸缎庄吃了饭再走呢，还是先去养疾院？”

“去养疾院，我要见刘先生，我不饿，带着点心呢。”老爷夫人被吓了一跳。原来若云这孩子没有睡着，听到王顺的喊话，一路都没有吭声的她突然从妈妈怀里蹦了起来，歪着头对王顺喊话，说完还把刘嫂给她准备的点心盒子掀开，给妈妈、爸爸还有王顺一人分了一块。这是刘嫂最拿手的扬州名贵小吃“云丝糕”，色白如雪，点胭脂红如桃花，薄糖作馅，甜津津而气味香醇。若云也吃了一块，笑着对妈妈说：“都不要再吃了，我要把剩下的几块给先生吃。”夫人笑着看看继成：“这孩子，真有心。”

又过了一会儿，车子慢慢停住了，王顺在外面喊着：“老爷、夫人，到